

<<无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无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57128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57121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王十月

页数：311

字数：37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无碑>>

内容概要

他心性高迈、秉性纯朴，但长相丑陋，他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，历尽坎坷，他只要稍稍违背良知便能过上幸福生活，但他每次都选择了坚守，他的遭遇是中国数亿打工者命运的浓缩，也许，走到大街上，你曾与他擦肩而过，也许，他就是你，是我，是.....我们，一群人，一个村庄，他们的命运变迁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另类书写。

历史记住的是大人物，《无碑》以文字为小人物树起一块碑，一块关于正义、善良、爱，关于坚守、青春与梦想，关于苦难与苦难中人性伟大之碑，一块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之碑。

<<无碑>>

作者简介

王十月，本名王世孝。

1972年生于湖北石首，现居广东。

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十月》、《作品》、《天涯》等刊发表小说、散文二百余万字。作品入选《小说选刊》、《新华文摘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中篇小说月报》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、《作品与争鸣》、《散文海外版》等选刊及数十种年选。

连续三次入选“当代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”，两次入选中国散文学会散文排行榜，《国家订单》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。

获冰心散文奖，《中国作家》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，广东省新人新作奖等。

《无碑》为中国作协重点选题作品。

<<无碑>>

章节摘录

这个人很平常，很普通，没有什么雄心壮志，也未做出过惊人之举。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也有梦，但他的梦，和你的梦、我的梦、他的梦，和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这时代的梦，都差不多。

他生活的阶层，他认识的人，也和他相似，无大奸大恶之徒，也不干那杀人越货、伤天害理之事，有点小私心，耍耍小心眼儿，顶多如此。

更何况，其间故事，也无跌宕起伏、阴谋暗算；作者叙事，更无法借傻子痴人之口，用那春秋笔法，唱时代兴衰；也没有人飞将起来，或是摇身变成虫豸，或是被人劈成两半各自生活。

这样的故事，更没有流行噱头，一无法拍成言情剧供人消遣，二无法成为官场指南教人使诈，更无深刻的人生哲理可供专家研究，不过是几个小人物，一些家常事，打工求职，喝酒做梦，鸡毛蒜皮，汤汤水水。

自然也有男欢女爱，但那男子，无子建之才，潘安之貌，反生得丑陋不堪；女子们，也不过是普普通通，无闭月之容，羞花之貌，实不符合当今俊男靓女之标准。

然，作者在外漂泊二十载，所见所闻，却多是这些人，被他们感动，亦为他们感动，便想，他们既然能感动作者，或许也能感动读者。

又或者，当今中国，尚有那有闲之人，于无聊之际，会愿意去了解这一阶层真实的生活，了解他们的过去、现在与将来，他们的欢乐、悲伤与梦想，又或许，未来之中国，有人在研究前人生活时，能从中窥得一鳞半爪，因此就铺排了笔墨，演绎出这样一段故事。

其中人物，大抵都有原型，有些人，甚至连姓名都未更改，不过事情却未免虚构，或将张三李四王五之事，合为一人，或将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各地，化为一处，因此，若有读者诸君，欲对号入座，或索隐求证，自然徒劳。

此书既成，先取名为《人间词话》，盖因此书结构，暗分三部，其一，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断天涯路”，其二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其三，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

后觉此名虽佳，毕竟从他处借来，终是不满，又拟名数种，如《一个人的中国梦》、《老乌的瑶台》等等，直到修正完毕，定名为《无碑》。

说的这人，人称老乌。

他的姓名与乌没有丝毫关系，他姓李，叫保云，李保云。

李保云，也就是老乌，来到瑶台村那年，二十有五岁。

那时的瑶台，尚是个典型的珠三角小渔村，其名头少为人知。

瑶台村口云瑶桥两侧，各一株古榕，榕树叶子密得连阳光也筛不下，盛夏时节，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坐在树底，亦觉两肋生风，凉意沁脾。

树下，横七竖八，散落着十五块条石，可能年深月久，条石被磨得光不溜秋，乌黑里泛着青光。

一个石香炉，里面积着满满一炉香灰，还有一炷香未燃尽，空气中飘浮着香火的味道，似有还无。

一条机耕道，从榕树旁蜿蜒向林阴深处，机耕道的一边是河涌，一边是民居。

河涌的“涌”字，在这里读作“冲”。

河涌是广东本地人的叫法。

在老乌家乡，这样宽不过百米的小河，一律称之为沟。

老乌的家，紧邻长江，荆江河段，每到夏天，江河涨水，一眼望不到对岸。

见过大江之人，眼界自然阔大，把百十米宽的河称之为沟，也很自然，见到有人把宽不过十数米的沟称之为河，总觉有几分可笑，就像生活在大海边的人，到北京看了什刹海，会觉得北京人真是敢叫，就这么一汪水，也敢叫海？

老乌觉得，流经瑶台的这条河涌，充其量算得上一条大沟，可瑶台人称之为河涌，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——云涌。

老乌刚到瑶台那会儿，云涌的水还是绿的，那种绿，与老乌家乡的湖泊港汊里的绿可不一样。

老乌家乡的湖水，一年四季变化着不同颜色，春日湖水明静；夏天又绿得深沉；秋天湖水开始绿中带

<<无碑>>

蓝，带黄，还带红；而到了冬天，湖水又变得清冷，整天泛着白光。

老乌在水边长大，来到瑶台，见到云涌的水，顿觉欢喜，爱屋及乌，爱水及村，老乌于是钟意瑶台。不过那时，老乌尚未想到，他生命中往后一段漫长的时光，将离不开瑶台。

当时老乌想，水是家乡美，月是故乡明，此处千般好，终非吾家乡。

老老实实打几年工，存点钱，回家盖三间房，娶媳妇，开小店，搞点种植养殖。

这就是老乌的中国梦。

这样说，并非老乌这人胸无大志，在当时，老乌的想法，代表了一代打工人普遍的梦想。

而人的梦想，会一日日变化，此庄子所谓一龙一蛇，与时俱化，而无肯专为，这是后话，先说老乌。

老乌来到瑶台，看到了云涌的水，他喜欢上了云涌。

如此一说，就透出一个信息，老乌这人，骨子里，颇有浪漫情怀，这也为老乌日后的遭遇种种，埋下了伏笔。

多年以后，已成为老打工的老乌，对那些初来者，很深情地讲述他第一次来到瑶台时的印象，讲到那两株硕大的古榕，讲到傍晚时分落在榕树上的鸟，讲到云涌的水。

老乌会陷入怀旧的情绪中，用了另外一种语调，说：“那时的云涌可真绿，那种绿，是说不出的

。

”依然是在多年后，老乌结识了租住在瑶台的画家刘泽，才明白，从前云涌的水是石绿色的。

那时，老乌对刘泽讲过去的云涌，却形容不出水的颜色，就在刘泽的画册上找，一下子就找到了。

老乌指着画上的一些小苔点，说：“就是这个色，那时的云涌，就是这个颜色，错不了！”

” “石绿色。

” “这颜色叫石绿？”

”老乌记住了石绿色。

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种颜色了，就像他永远也无法忘记，这些年来，他在瑶台认识的那些人，无论是敬他者，鄙薄他者，还是帮过他，伤过他者，他都记着人家的好。

这样说，您也许会说，老乌这人莫非没心没肺？

是否没心没肺，您请继续往下看。

故事开始的四年前，也就是公元一九八八年，干支纪年戊辰，龙司是岁。

算命的说老乌此年可立业。

那一年，南方有家工厂，到老乌的家乡调弦镇招工，招走的全部是十七、八岁的女子。

村里于是有人谣传，说那招工是骗局，那些女子被骗后，将卖给人家当老婆。

吓得好些报了名的临时放弃，以至于许多年后，她们想起来还后悔不已：第一批出来打工的，许多人后来都混得风生水起。

比如老乌的邻居李美华，多年以后，已然是成功的企业家；又比如老乌的同乡李小翠，和老乌是没出五服的本家，出来打工后，边打工边自考，现在是个大律师……如此之类的典范，不胜枚举。

对于她们的成功，后来者说：“也不是她们有什本事，那年头，遍地都是机遇，走路都踢到狗头金。

”又说：“那年头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只要你有胆，就能发财，后来一切都走上正轨，发财就难了。

”老乌听到此类说法，只是笑笑。

俗语云，万事开头难。

越是早出来，创业越发艰苦，机遇多，挑战也大。

当然，这些，依然是后话。

那些招走的姑娘，开始陆续往家寄钱。

一百、二百。

其时，村里尚装有高音喇叭，汇款单到村部，高音喇叭里就会呜哩哇啦：“某某某，某某某，到村部，有你的汇款单。

”被叫上名字的，一路上，当真是春风得意，步子变得轻而快，嗓门变得高且大，逢人是大嘴未启笑先闻了。

没办法，在当时，一百、二百的汇款，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

<<无碑>>

那会儿，县城国营厂的工人，一个月才挣几十块，老乌的邻居有个能人，花钱走后门，托人找关系，求爷爷告奶奶，钻窟眼打洞，好容易把闺女送进县棉纺厂当挡车工，一个月挣六十块。

此女回到家里，穿健美裤，烫爆炸头，描眉毛，涂口红，得瑟得不行，连说话腔调都变成了城里腔，那一份自得与荣耀，曾经让多少人羡慕，只恨自己的父母没有这通天的能耐。

如今，人家不送一分礼，就进厂当工人，一月能挣一二百，就把那进县棉纺厂的气势给压下去了。

第一批去南方打工的女子，纷纷寄回她们在外面的照片，穿统一工衣，戴厂牌，洋气得很。

然而没过多久，村里又有谣传，说：“有什么好得意的呢？”

女儿在外面卖呢。

两条腿一叉，就有钱进来，挣钱可不容易么。

”传这话的人言之凿凿：“一个姑娘家家，一没手艺二没文化，凭什么挣这么多？”

”第二年，再有招工的车开到，终有一些父母，把女儿们挡在家里。

那年还招男工，老乌初中毕业后，念过一年高中，他的成绩不错，后来听说，像他这样的，就算是考上大学，也没有大学会录取他，老乌也去打听了，还真有这样的说法，这才冷了上学的心，回到村里老老实实当农民。

听说招工，他的心，早就活泛起来。

招工大员见到老乌，眉头皱成几字，问老乌想干嘛？

老乌说：“想当工人。”

”老乌说他初中毕业，有文化，身强力壮，能吃苦。

招工大员露出厌恶的表情，冲他挥手，像赶一只鸡：“去去去，一边去。”

”同来报名的，也发出了古怪的笑声。

老乌听到有人小声嘀咕：“这样的人还想去打工？”

真是，也不拿镜子照照。

”这样的话，自然伤老乌的心。

从小长到大，这样的话他听得多，当时听说，他这样的长相不让上大学，考上了也不要，就伤心得跑到湖边痛哭一场。

从小到大，他不知哭过多少回，因此，他性格内向，有事都在心里，却又自尊自强。

从招工处回家，老乌拿了镜子照，镜中那人，左脸一块巴掌大的乌青胎记，狰狞可憎。

老乌又哭一场。

哭过后，向现实低头，老老实实当农民。

那时，农村流行万元户的说法，老乌的家乡烟村，就有一户专做米粉，叫李伯元的，靠做米粉成了万元户。

县报记者采访过李伯元，县广播站也播过。

烟村的高音喇叭，在每天清晨，趁着乡村还浸在雾中，就会按时响起，播音员好听的声音，在乡村的上空来回飘荡，米粉大王李伯元的名字，也因此传遍了四邻八乡。

那时候，每个村都有一个两个大王。

老乌想：“去跟万元户学做米粉。”

”他打了二斤酒，去找米粉大王李伯元。

米粉大王正在门口翻晒那雪白濡湿的米浆，一脸一手都是白，让老乌想到戏台上的曹操。

听老乌说明来意，米粉大王拿满是白浆的手在脸上抹一下，冷笑一声：“你学会了，成了万元户，我怎么办？”

”老乌想：“米粉大王说的也有道理，”悻悻回家。

……

<<无碑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